



50年前，我唱着“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”这首歌，被招进一家三线厂——

我在三线厂 工作生活的那些事

□刘凡君

50年前，唱着“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”这首歌，我被招进一家三线厂。走进川黔交界的夹皮沟，没有感到孤独与寂寞，涌上心头的是一腔热血与庄严。

1

军事化管理，不穿军装的军人

三线厂的职工履行“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”的天职，是不穿军装的军人，一切都是军事化，车间叫某连某排，车间主任叫连长，书记叫指导员。在新工人学习班，工厂的领导给我们上保密课，我紧张得大气不敢出。给父母写信，信封上只写：内详。生怕透露了工厂机密。

早上，厂里的广播六点半就吹响了冲锋号，到8点唱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结束，一天紧张的生活和工作便开始了。

三线厂职工大多数是双职工。大人一上班，小孩子就交给托儿所。托儿所为日托。食堂开早、中、晚三餐。按规定收费，凡是工厂职工独生子女的，免交保育费和管理费，本厂单职工子女入托者，除伙食费，其余费用按规定减半收缴。托儿所如家一样温暖，阿姨老师变着花样逗孩子们开心。所长说，娃儿交给了托儿所，请工人老大哥们一百个放心，去制造武器打击敌人。

工厂为了解决职工买菜难的问题，常常派车到武隆、酉阳、黔江、彭水、秀山等地，买回鱼肉、干粉条、黄花和木耳等副食品，以及蔬菜和水果。路远，从城里拉菜回厂，有时会遇上堵车，往往要堵一整天，有的新鲜蔬菜，拉回来时也已蔫了。

那时，我在学校当老师，每个年级都配了一把秤，学校经常会分这分那，生活过得很滋润。我所在的教研组某老师有三个小孩，单位分苹果时他专门不挑大的只要小的，说是只讲数量不讲重量：两个不好分，三个苹果一人一个，不吵不闹。平均分配，也算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。

三线厂的职工常常会享受到组织的温暖，若生活确实有困难，组织上会加以考虑。一是定期补助。根据职工的工资收入和职工本人抚养的直系亲属人数，每月除职工本人25元的生活费外，其余工资按抚养人口每月人均计算，农村人口不

足8元补足8元，城市人口不足12元补足12元；二是临时性补助。比如，哪家遭受了天灾人祸，打一个报告，组织上就批，以解燃眉之急。我们学校的校工兰大哥，家贫，负担重，时不时就向组织申请补助，所以也经常感受组织的关爱。当时，杨姓校长还将一件舍不得穿的军大衣送给兰大哥，令人感动。

2

享受供给制，有时还要发沙发

三线厂的职工，药费实行报销制，每次看病超过100元整，按工龄长短报销。拥有30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享受全报待遇，而21年至29年工龄的，则报销95%；11年到20年工龄的，报销90%；如果只有10年工龄或以下的，就只按35%报销了。此外，每个职工每月医疗补助费1块5，

全年共18元，包干使用，节约归己。看病取药住院交现金，职工直系亲属按规定交半费。何二哥的老父亲到厂看儿子，不幸患上重感冒，住院半月，享受了半个国防职工的待遇。回到农村，下田做活时，讲给农民兄弟听，一脸自豪。

三线厂的职工还享受供给制。新职工到厂报到时，会以户为单位，发给方桌一张、凳子两把、碗柜一个、单双人床各一张。职工离厂时，须如数交还。这一制度，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。

计划经济时代，工厂效益也好，经常要给职工发毛毯、毛巾被等，甚至还发过沙发。冬天，男职工发深色中山装，女职工发深色西服。秋天发一件蓝色带条纹的运动装，夏天发T恤衫。星期天休息时，厂里职工逛商店，大家穿着都差不多，一看就是一个单位的。

我所在的工厂旁边，有一家铁矿和煤矿，那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找对象，都十分向往三线厂的哥哥妹妹，理由是“三线厂啥子都发”。

三线厂的职工艰苦朴素。“先治坡，后治窝”，住的是“干打垒”，就地取材，用青石和水泥砌成房子，连房费都不交。后来改革了，按一居室面积计算，每平方米4分、5分或6分的象征性收点房租。

水费是以住户人口计算，每月每人5角钱，可以随便用。再后来，分房开始论工龄，面积按人口计算，数量相同就看人口结构。我1980年完婚，按工龄分配了一套14平方米的小屋。后来，换了一套两居室，不带厕所。每天早上，去离家100米远处的厕所门口排队，与工友们交流信息，谈国事、家事、天下事，同仇敌忾，“同唱一首歌”。

厂里的职工用电过去按瓦数计算，从1982年开始，实行装表计量。按表计费，一户一室，定额用电17度；一户两室，定额用电21度；一户三室，定额用电24度。定额内，每度电5分钱，超出部分每度电按两毛钱计算。电费工厂每年结算一次，结余有奖，超标补交。

邻居李师傅常常为灯泡瓦数大小，与老婆大声地吵架。为节约用电，他家厨房只用8瓦的灯泡，屋里用一盏15瓦的灯泡，亮度像萤火虫。老婆说，娃儿写作业看不见，长期这样眼睛要瞎。李师傅就说，有电灯泡还不知足，农民伯伯点油灯，眼睛就不怕瞎？

3

职工洗澡，也是一个“政治问题”

三线厂的职工洗澡，由工厂统一安排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

澡堂分男浴池、女浴池。男浴池有大盆2个、喷头16个、盆池10个；女浴池不设盆池，设淋浴喷头28个。男女澡堂换衣处，靠墙设一壁衣柜，这排衣柜由50个木格子组成，格子门上用红色的油漆写上01~50的数字，换好衣服，放进柜子里，然后把门关上就行了。但你自己一定要记住，你的衣裤放进了多少号，不然到时候就麻

烦大了。

有时候遇到洗澡的人多，一个格子就需要放两个人的衣裤，大家都是同一个厂的，所以相互也无怨言。即便遇到车间或厂领导来洗澡，大家共用一个格子装衣服，共用一个淋浴喷头，也无所谓。澡堂的李师傅就说过：“来这儿的人无大小，脱了衣服裤儿都是一样的！”衣柜没有上锁，也没有人丢过东西，大家可放心去洗澡。此外，男女澡堂还备有几十双板鞋，那是李师傅为员工服务的成果。

澡堂内还备有四根条椅，方便职工站在上面换衣服。冬天，厂里担心大家洗澡感冒了，会烧两大盆炭火放在室内。洗澡出来时，擦干身子，烤烤炭火，炭火燃得旺旺的，大人、小娃满脸红彤彤的，身子烤暖和了再去穿衣，那个舒服劲儿，不摆了！

浴池的管理，由企业行政总部负责，每个星期二、六开放。工厂每月会给职工补贴洗澡费和理发费各两元，从工资中计发。外单位或当地农民来洗澡，每次收费一角，显得内外有别。

洗澡的问题，关系到职工的身体，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。对澡堂的开放时间，有职工提意见，说一周两次不够，天天汗流浹背身上痒，希望工厂再增加一次。于是，工厂年初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时，就将洗澡问题纳入重要的会议议题，举手表决时，全票通过，顿时掌声雷动。当天，厂里的广播就播出了一条重要新闻，告诉大家，职工们关心的洗澡问题解决了，从下周起，二、四、六开放！

对澡堂的管理，也有职工有意见。揭发说，有的职工太不讲公德，洗完澡还在澡堂里面洗衣服，侵害国家利益；有的职工对自己的娃儿监管不力，任由娃儿在浴池里撒尿，还放任娃儿在浴池里打闹。此外，有的娃儿还跑去窥视别人的隐私。比如马大汉的儿子看见班主任屁股上有一块胎记，竟然回家后把这一重大发现偷偷告诉了同学，还说：“怪不得何老师凶，原来屁股黑。”

4

车间在山洞，进去要证件

厂里也有特殊情况的时候。1965年初，建厂时，上级要求凡先进设备及关键车间，以及动力设施的关键部位，要做到隐蔽。于是，地方政府派人到工厂周边的情况和地形摸了底，以防有人搞破坏。

工厂的生产车间在半山腰的山洞内，工人们上班坐缆车，很隐蔽，进洞需要特别通行证。当年修洞时，就曾发生过一件意外的事。

一天，张姓职工从洞内走出，在洞口解小便，完事后转身又走进洞里。站在门口值班的持枪民兵喝住，要他出示工作证检查一下，张说：“我刚才走出来，你看见了，为啥子还要工作证？”民兵说：“制度规定，进洞必须出示工作证！”

张以前也曾是一名军人，见过枪，胆子大，不吃这一套，就往里走。值班民兵大吼一声说：“再走，我就开枪了。”

“你敢开枪，我就敢走！”

“砰砰！”两声枪响，可子弹并没有打在张姓工人身上，但把他吓了一大跳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作协原主席）

